

描述作者的意图

大二上文学课时，有个晚上我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飘》，第二天我们讨论了这部电影，老师提问：“你们认为这部电影在讲什么？”

一开始我认为这个问题有点无中生有，“很显然，这部电影讲的是南北战争。”班上不少同学也和我同感。“内战简直太可怕了！”“奴隶制太邪恶！”“斯嘉丽罪有应得！”我们不约而同地评论道。

然而还有一些同学却有比我们更深的见解。在他们看来这部电影是在影射当下。“电影让我们看到战争都是罪恶的”一位年轻的同学评论道，还有一位同学发言说，“自私的爱根本不配称为爱。”

在我们各抒己见时，老师将我们的观点记录在黑板上，并把它们分为两类，命名为“那个世界”与“我们的世界”。

到了总结讨论的时候，她提问说：“哪个世界才是这部电影真正要讨论的？是那个处于内战的世界，还是我们当前的这个世界？”一阵沉默之后，她自己给出了一个答案，“我认为电影让我们同时感受到了这两个世界。”

旧约作者也是这样同时关注着两个世界，即那个曾经的世界，以及他们所身处的世界。他们从自身的角度审视历史，以特有的方式对其中的某些事件加以确认。同时，他们记录历史的目的是为着教导启发那些同时代的读者。

旧约作者的这两重目的，同时也很自然地让我们意识到他们的写作还有第三方面的关切：即如何通过记述历史来联系当下处境？或说，该如何引导读者从获知过去走向反思当前？

旧约叙事以不同的方式关涉到了读者的切身处境，它无疑使他们看到历史在向今天说话。虽然这种关联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它们都共同呈现出旧约作者借古喻今的叙事意图。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将要讨论旧约作者意图的三个维度：观察、预示与蕴含（见图46），即我们要问旧约作者期望读者去把握哪些历史事实？在记述久远的历史时，他们是如何做到借古喻今的？他们的叙事对于原初读者而言，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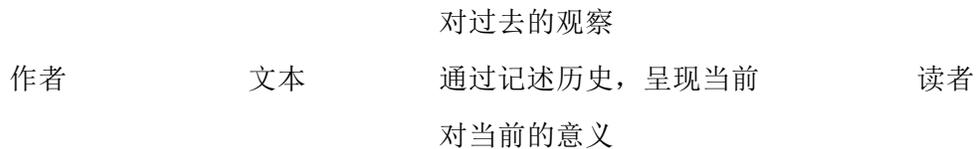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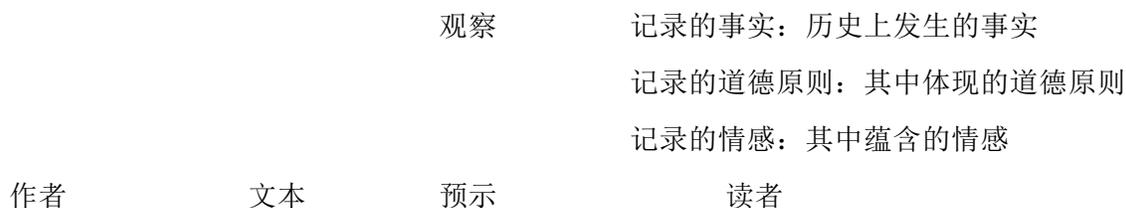


图46 作者意图的三个维度

观察

我听说有一位小学四年级的老师非常善于讲美国独立战争的故事。她常坐在一把大摇椅上面朝学生，向他们讲述华盛顿、杰弗逊和她最钟情的爱国者帕特里克·亨利。她讲述的方式从未改变：靠在椅子上，她的目光注视着前方，将这些爱国者的光荣往事娓娓道来。在讲述临近结束的时候，她总会在摇椅上向前一倾，直视学生，说道，“孩子们，你们若能这样，也必将成为英雄！”可见这位小学四年级的老师关注的对象是她面前的学生，她盼望他们能够有朝一日成为铸就伟业的英雄，然而她的讲述却没有提及当代，也没有提及那些与她的孩童听众们切身相关的问题。相反，她所说的都是过去的事。可见那些小学生们需要专心聆听她的讲述，才能从中提取出他们人生有益的内涵。

旧约作者也是一样，通过记述过往，来教导他们的读者如何在当下活出敬虔。如果我们想要发掘旧约在原初所蕴藏的丰富内涵，我们就需要仔细地考察它对历史的呈现。我们将通过事实、道德与情感三方面，来讨论旧约作者对历史的观察记录。我们要问，旧约作者期望读者获知哪些历史事实？在历史记述中，他们又突显了哪些道德原则？通过呈现那个过往的世界，旧约作者还期望原读者领略到当中怎样的情感？



蕴涵

图47 旧约作者观察记录的三方面

对事实的观察记录

近期有电视新闻报道，当前（1985年）美国有20%的高中生对越战一无所知。在听到这则新闻后，我对一个朋友如此评论道，“要吸取越战的教训，我们首先得知道确实发生过那场战争。”要让前事成为后世之师，我们首先就得去了解曾经发生的事实。如果我们对过去一无所知，以史为鉴就变得毫无意义。

旧约作者熟知这一原则，正因为此他们记述了众多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类：即关于背景的事实，关于当事人的事实，以及关于上帝的事实。

背景的事实

旧约作者会向他们的读者描述相关的历史背景，这包括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发生了什么事？为了说明相关问题，他们会提到日期（王上15:1）、习俗（得4:7-8）、饥荒（创41:53-57）、得胜（书6:1-27）与战败（书7:1-5）等类的信息。

旧约是一部启示上帝救赎的著作，但上帝的救赎并非简单发生在读者的心中，同时，它也不是由信仰群体的神学传统所塑造的，而是发生在历史事实的处境之中。以色列民的盼望依赖于上帝在现实世界中行动与干预。由此可见宏观的历史处境构成了旧约作者观察记录的要素。

他们对历史处境的描述对于叙事的意义通常意义重大。在之前的章节中，我曾指出有几个历史因素对于摩西记述亚伯兰出埃及的叙事（创12:10-20），关系重大。比如，在叙事开篇的场景中便提到亚伯兰面临着饥荒。从表面看来，这一记述几乎仅仅是为了引出之后的场景，事实上，摩西提及这一点有着更深的意图。迫使亚伯兰进入埃及的饥荒，预示了同样迫使雅各众子进入埃及的饥荒。与之类似，叙事最后告诉我们，亚伯兰带着“他所有的”（创12:20）离开埃及，对于这个看似一笔带过的信息，如果我们没有联想到以色列民离开埃及时，也是“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出12:36），便难以发现它的价值。

旧约作者会详细的记录某些历史事件，同时对于另外的事件，他们也可能只记录梗概。然而无论怎样，我们都需要仔细思考他们对于历史背景的描写。我们要问，旧约作者描写了怎样的历史处境？他们略去了哪些要素？对于当时的处境，他们作了怎样的描写？

当事人的事实

旧约作者也非常关注有关人的事实。在绝大多数旧约叙事中，人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¹

1

对于这一点我们要问：叙事中的人都有怎样的身份？他们是怎样的人？这类事实通常都是旧约作者历史记录的重点。

有时单单只是叙事人物的身份就能反映出旧约作者意图强调的主题。在米甲责备大卫的记述（撒下6:16-23）中，作者从没有说责备大卫的是“大卫的某个妻子”，而是三次（16，20，23节）特意指出是“扫罗的女儿米甲”。这个众所周知的历史细节反映出旧约作者极为关注的一点：他记录这一事件不是为呈现大卫与他某个妻子的一场争执，而是强调大卫与扫罗女儿之间的纷争。在他看来这个事件象征着大卫家与扫罗家的冲突。如大卫自己所言：“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作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撒下6:21）

旧约作者为什么会在这里向读者强调米甲的家庭出身？他要借此来影射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关切：扫罗的后裔还能作王掌权吗？扫罗家有没有可能取代大卫家？这一情节末尾的经文表明了作者意图强调的重点：“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撒下6:23）。扫罗与大卫家的联姻没能产生后代。扫罗家已被上帝完全弃绝，王权唯独归于大卫家。

根据这样的线索，撒母耳记关于撒母耳父亲以利加拿的记述也该引发我们的关注。作者指出他是“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琐非，...苏弗的元孙”（撒上1:1）。这个事实似乎不值一提，然而经过一番思考我们会发现这一记述反映着旧约作者的关切：他为什么告诉我们撒母耳的父亲来自以法莲支派？答案是，藉此我们会看到大卫家掌权作王并非出于犹大支派的预谋，要知道是来自北方支派的先知膏立了大卫。²

上帝的事实

旧约作者也会记录有关上帝的事实。他们记下了上帝在历史对于自己位格和旨意的启示。

举例而言，创17:10记录了上帝命定割礼的记号，“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并你们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这一历史记录给圣经的原初读者无疑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上帝为他的选民设立了割礼。因此，这个礼仪也是摩西时代的以色列民（创世记的原读者）所当持守的，因为他们继承了亚伯拉罕之约。

与之类似，在亚伯兰出埃及的叙事中（创12:10-20），摩西写道“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莱的缘故，将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17节）。这一历史事实所蕴含的意义创世记的原初读者无疑能够感同身受。他们亲眼见证过上帝对法老的击打，而早在亚伯兰时代，上帝就行过同样的事。

2

在旧约叙事中，上帝无论是占据主导，或是暗中掌管，他都是旧约作者记述的焦点。³上帝的作为必永远立定。在各种事件中他的回应彰显着他的本性。一段经文的原初含义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旧约作者对上帝作为的记录有关。

对道德的观察记录

旧约作者记述的事实会引发读者关于道德伦理的思考。他们不禁会问想自己该如何面对周围人的攻击？对于自己身边的无家可归者，他们该做些什么？我们在各人的切身处境中，都面对着不同的伦理问题。⁴旧约作者记录的历史事实无疑会激起人们关于良心的思考，他们着意描述的历史事件，都存在着道德层面的内涵。当原初读者读到这些经文时，他们无疑会问，“当时的处境是善是恶？”“当事人都做了些什么？”“这些事件是如何反映出上帝公义的本性？”

旧约叙事的各个层面都在向我们呈现着旧约作者的道德观察。叙事的场景描写、结构、人物刻画与其他要素都一同向我们反映了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

通常经文道德层面的内涵是显而易见的。针对亚伯被杀的叙事（创4:2b-16），不会有读者误解摩西的意思，同样，也不会有人误读列王记作者对玛拿西悖逆的记述（王下21:1-18；23:26；24:3-4）。

然而，有一些叙事道德层面的内涵，却是我们难以发现的。亚哈出价要买拿伯的葡萄园（王上21:1-3），这当中有什么不道德？上帝为什么要审判伸手扶约柜的乌撒（撒下6:7）？对于这些存在难点的叙事，我们需要尽可能弃用当代人的标准，而是参照旧约作者以及原初读者的标准。有两个标准对于我们看明旧约叙事的道德内涵非常重要：*摩西律法与之后上帝的启示*。

摩西律法

除了创世记中个别的特例之外，所有的旧约叙事几乎都是在摩西于西奈山领受律法之后写成的。⁵摩西律法因而成为了旧约作者期望原读者领会旧约叙事的关键参照。十诫与其他摩西律法所彰显的道德原则即是旧约原读者道德评判的规范。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看到上帝是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启示以色列民的。对于发生在西奈山之约以前的事件，我们不应以摩西律法作为评判的标准。⁶依照西奈山之约，有些行为是不当的，然而在这一盟约赐下之前，这些行为却被上帝所许可。创世记的读者绝不会责备亚伯没有请利未祭

3
4
5
6

司献祭，而是自己献祭（创4:4），因为当时并不存在献祭的要求。同样，亚伯兰也不会因为建造诸多祭坛，而非独一的祭坛（创12:1-9），而被视为有罪。因为在会幕建立之前，他的所行完全为上帝所许可。

然而与此同时，关于拉麦的夸口“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创4:23），摩西却希望引发他读者的畏惧不安。因谋杀从来都是犯罪之事，人的自我高举也是如此。与之类似，当摩西记述亚伯兰同夏甲的关系时（创16:1-16），他也同样期待他的读者能否认、谴责这样的行为。尽管亚伯拉罕时代的文化对此能够接受，⁷但不信上帝的应许，却永远都是错误的。这些从创世以来便确立的道德价值，在摩西律法中又得到了清晰的印证。

通常旧约作者都会明确依据摩西的律法来认同某些原则。在记述以色列被掳归回群体的早期经历时，以斯拉记的作者写道当时的献祭是“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拉3:2）。⁸与之相比，旧约作者反对某些事情，通常也是因为后者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比如，历代志的作者写道以色列民中的不洁之人，对希西家再守逾越节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他这样说，许多人“尚未自洁...不合所记录的定例”却也吃了祭物（代下30:18）。⁹旧约作者的这类评论为原初读者的道德评判指出了明确的标准。

还有一些情况，旧约作者只是隐约地指出发生了违背律法的事。比如，在拿伯的葡萄园被强占的叙事中（王上21:1-29），旧约作者并未直接援引摩西律法中关于产业的吩咐（利25:23-28；民36:7），他只是隐约地提醒原读者亚哈对于上帝相关的教导毫无敬畏之心。¹⁰拿伯称他的田地为“先人留下的产业”（nhlh）（王上21:3），在原文中这是摩西律法关于家族永远产业的特定用语。¹¹然而亚哈和耶洗别却只是称其为“葡萄园”（krm）（王上21:2）。考虑到原初读者对于相关摩西律法的熟知，旧约作者无疑相信他们会对此事件作出应有的评判。

之后上帝的启示

有时旧约作者也会根据相关事件之后先知的启示，来记录他们的道德观察。比如，列王记的作者认同亚比亚他被革除（王上2:26-27），因为这应验了上帝关于以利家的预言（撒上2:27-36）。¹²以斯拉记的作者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预言，来提醒读者正确看待重建圣殿的意义。

摩西之后，上帝依然启示着他的道德准则，而这类启示也成了旧约原初读者评判历史的标准。旧约作者期待其读者通过这些启示来作出他们的道德评判。

7
8
9
10
11
12

旧约作者不单只是提醒读者有关过去的事实。他们记述叙事的目的还在于让读者接受历史特定的道德特质。在考察旧约作者的叙事目的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他们对道德的观察。

对情感的记录观察

没有情感的叙事实实在令人生厌。一直不断地罗列事实，只能让读者昏昏欲睡。然而如果我们在叙事中融入感情，同样的事实无疑会给读者带来全新的感受。在描写人物时，记录下他们的怀疑、恐惧、欢乐、喜悦，必然会使叙事充满感染力。

旧约作者正是将读者引入了这种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们使用场景描写、人物刻画、结构布局以及各种文学手段，来启发读者领略历史的情感层面。他们渴望读者能够体验书中人物的笑与泣，苦与乐，感受到历史事件所带给人的激昂与气馁。

旧约叙事同时记述了人的情感与上帝的情感。那么旧约作者是如何描写人物感受的？他们又对上帝的情感态度有过怎样的记录？

人的情感

旧约作者常常有意描写笔下人物的情感。读者因此需要评价这些情感，旧约人物常常会有不当的情感反应，然而他们曾经的思考、言语和行为，仍为读者把握历史事件的情感层面提供了入手点。

旧约作者通过多种方式来记录人物的情感。首先我们会看到*明确描述*的例子，这包括亚伯兰的恐惧（创15:12），以撒得安慰（创24:67），以及妇女们因喜乐而唱诗跳舞（撒上18:6）。在旧约中很少出现这样的描写，因此当它们出现时，通常就构成了旧约作者情感观察的重要层面。

其次，*叙事人物的话语*也呈现着情感的要素。撒莱在听到三位天使关于她将生子的应许后，不禁发笑自语道，“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创18:12）。撒莱本不该产生这样的怀疑，然而摩西对她这句话的记录也显明上帝的应许是何等超然。通过这样的记述，作者突显了上帝对撒莱的恩典，以及以撒神迹出生的神迹。

第三，*外在的行动*有时也反映出叙事的情感层面。在创世记17章1至2节中，在夏甲的事上经历失败后，亚伯兰又一次经历了上帝的显现，上帝对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对此，亚伯兰的回应是“俯伏在地”。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或借口，而是全身心地向上帝降卑跪拜。摩西记录了他的这一行动，藉此让读者看到亚伯兰在与上帝相遇时内心情感的剧烈波动，即他在上帝面前的惊恐、认罪与降服。

第四，在大多数情况下，旧约人物的情感反应极为平常，易于推断，因此在旧约作者看来，并没有什么必要详细记录它们。实际上，他们期望读者能够通过*同理心的阅读*，自己去揣摩这类情感内涵，即读者要自问“如果我在同样的处境中，将有怎样的感受？”通常而言，读者并不需要什么线索，就能把握住特定事件的情感要素。

比如，在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记述中，我们显然会联想到亚伯拉罕最初的心碎。即使经文对于他的情感反应没有作任何记述，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线索作出这样的判断。比如，上帝这样命令亚伯拉罕“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创22:2），这一表述让我们看到以撒对于亚伯拉罕是多么地宝贵。同理心的阅读让我们能准确地洞见亚伯拉罕的内心情感。

在读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撒下2:12）时，我们不需要旧约关于他们态度思想的进一步记述，便能对他们的情感层面有所认识。他们对上帝的无视必然对应着他们对上帝的刚硬、冷漠，甚至不敬。我们能够明确地推断出以利儿子的这种情感，是出于圣经一贯的描写以及我们的经验。

只要在阅读中稍加同理心，旧约叙事的原初读者就能让自己设身处地进入叙事情景，同感书中人物的喜乐、悲伤、困惑、恐惧。

上帝的情感

旧约作者也会向我们呈现上帝的情感，通过描写上帝的情感态度、言语和行动来反映历史事件的情感要素。不同于人类人物的情感反应，上帝的反应始终是正当的。他的爱、喜悦、悲伤、后悔和忿怒是旧约作者情感记录的核心。

旧约叙事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上帝的情感。首先，旧约作者常常直接描述上帝的感受。比如，在列王记的作者对所罗门与异教掺杂的记述中，他写道“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耶和华）”（王上11:9）。这样的描写使读者取得了依据，能够作出相应的回应。

其次，上帝的话语也反映着他内心的情感。在诺亚的时代，上帝说“我造他们后悔了”（创6:7），这表明上帝当时对人类的态度。人类的罪恶深重，让上帝后悔当初的创造。上帝如此的情感回应在整个洪水的叙事中有着关键的意义。

第三，在许多情形中，旧约作者将上帝的情感隐含在他的行动回应中。在这类描写中，旧约作者并不直言上帝的情感。圣经一贯的记述与读者的信仰经历，将清晰地反映上帝的情感。上帝赐大卫圣灵，然而对于扫罗，他却收回了他的圣灵（撒下16:13-14），这一记述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悦纳与弃绝。与之类似，撒母耳记的作者写道，“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撒下2:17），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记述上帝在此的感受和话语，然而原读者却能由此立即体会到上帝对罪的忿怒。

在我们考察旧约作者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录时，除了他们对事实与道德层面的观察，还有另一层面的内涵需要我们关注。事实上，旧约作者还通过经文向我们呈现了历史事件的情感层面，由此来激发读者相应的情感回应。

预示

曾有好几位历史老师先后教育过我，他们当中的一位极有教学才能，他总能让学生看到历史事件与当下生活是何等密切相关。他不仅告诉我们与事件相关的各种时间、名称，更是教导我们明白历史是如何预示当下的。他密切联系过往与当下的教学，让我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旧约作者无愧于最伟大的历史教师。他们是带着对原初读者处境的深切关注，来记述历史的。正因为此，他们所描述的历史必然反映着原初读者所面对的问题。

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讨论以下三种常见的预示：旧约作者通过各种方式记述历史事件，其目的都是为了确立相关信念与作法的历史源头；他们的叙述为原读者呈现了某种需要去效法或防范的例子；他们对过去事件的记述，影射着原读者当时的生命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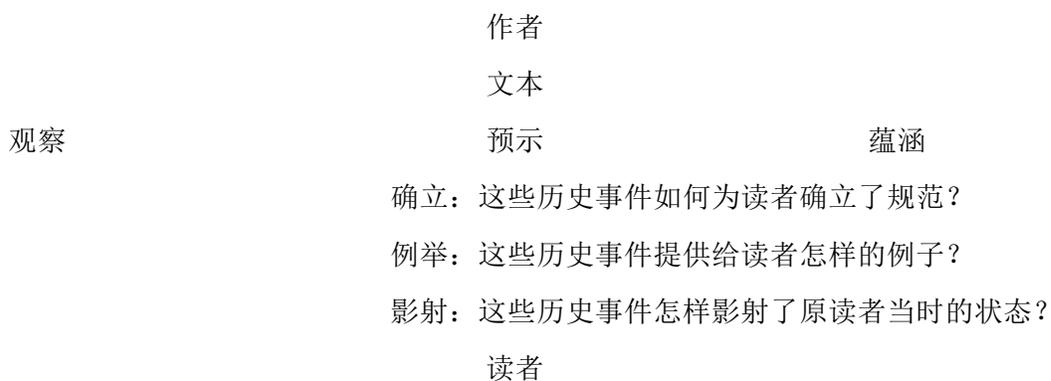


图48 预期的三个方面

这三种预示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在大多数旧约叙事中，这三种预示常混合在一起。我们若能看到旧约叙事与原读者当时处境的种种关联，就必会深入洞见到这些叙事的原初含义。

确立

我们常用历史事实来确立或解释当下的现实。在被问到为什么会遇到某个特定境况时，我们常会诉诸于历史根源。

一个五岁的孩子问他父亲，“爸爸，为什么美国国旗上只有十三条，更多条难道不更好看吗？”

“国旗上的十三条是因为久远的美国历史”父亲回答道，“那时我们的国家刚建立，只联合了十三个殖民地，国旗上的十三条正代表最初的这十三个殖民地。”

这位父亲正是通过联系历史解释当下的，从而让他的孩子认识了历史能够确立当下的道理。

旧约作者也常常以同样的方式，通过历史向原读者预示他们当下的情形与人生的经历。旧约原读者也会和我们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面对如此的现实？”“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做某些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接受某个信念？”旧约作者常会通过提出历史根源，来解决这些问题。

叙事的次要方面

很多时候一段经文次要方面的内容就具有这种确立功能。例如，在摩西描写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的反应后，他评论道，“因此，（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2:24）。在这个作者评论中，摩西指出他当时的婚姻习俗源于亚当与夏娃的结合。正如之前所讨论的，这一点并非是这段经文的核心主题。¹³事实上，这个情节的焦点在于显明上帝是如何充分地预备亚当，使他修理看守伊甸园。可以说，摩西是借用这样的机会，对婚姻如何成为持久的社会制度进行了一次评注。

在雅各在比努伊勒与天使摔跤的叙事中（创32:22-32），摩西主要想告诉读者雅各在预备迎见扫罗时，所经历的人生变故。¹⁴围绕这一核心主题，他也提到雅各大腿之所以瘸的经过。可见，摩西是抓住一个机会，向原读者解释当时习俗的缘由，摩西如此评论道，“故此以色列人不能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32节）。这让我们又一次看到，旧约作者在叙事主题之外，利用历史背景解释当下现实的作法。

叙事的主要方面

有时旧约作者叙事的主要意图也可能是为了提供上述的历史背景。在一些叙事中，他们着意确立历史根源，而非将其作为一种事后的评论或回顾。举例而言，斯9:18-32有关普珥节的讨论其核心目的正是为了确立历史根源。经文记述了犹太人感恩上帝拯救的经过，并明确教导以色列民当世

¹³

¹⁴

世代代守普珥日。这一宣告显然不是某种旁注，确立守普珥节的历史根源，正是作者的主要关注之一。

通常旧约叙事不会明确呈现其确立功能。旧约作者主要是让读者自行在历史与当下之间建立联系。举例而言，在撒下7:1-17中，作者记述了拿单宣告上帝应许的经过，即他宣告大卫的子孙将永远作以色列的王。先知明言大卫的子孙中若有不守约之人，必将遭受上帝针对其个人的管教，然而上帝却不会像对扫罗家一样，从大卫家收回他的慈爱（撒下7:15）。这一记述与原初读者有何关联？它如何预示了他们的时代？实际上它显明大卫王朝永续的历史根源，从而确立了上帝关于大卫谱系君王的宣告。大卫的后裔凭什么在这些读者的时代，仍能执掌王权？撒下7:1-17的记述给出了回答：上帝应许大卫家将永远治理以色列，这一历史事实确立了原初读者在他们时代当有的行为与义务。

旧约叙事以不同的方式确立历史根源，预示了原初读者所处的时代。以色列民为什么以耶和华为唯一的造物主？他们为什么深信迦南地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内部为什么能彼此相安？摩西通过创世记所呈现的历史背景，回答了这些问题。¹⁵以色列民为什么会跟随摩西？他们的社会生活为什么要依从摩西律法？为什么要在摩西设立的帐幕中敬拜上帝？出埃及记确立了以色列民这些作法的历史依据。¹⁶与之类似，其他的旧约叙事书卷都为原读者所面对的现实处境提供了历史背景。

要识别某段经文的确立功能，我们需要问以下几个问题：叙事中的事件是否确立了某种长久持续的原则？这类决定族群生命状态的原则是如何延续到原读者时代的？叙事所提供的历史背景，对于原读者正确面对他们的处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通过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将越发清晰旧约作者是如何通过历史背景，来帮助原读者回应当下的。

例举

发现历史关联性的第二种方法在于找出叙事中的例子，旧约作者正是通过这些过去的例子，引导原读者决断当下。

强尼争辩道，“可是，妈妈，我为什么要学习呢？这并不重要。”

“你不记得亚伯拉罕·林肯的故事了吗？”妈妈说，“他白天辛勤工作，但晚上他还要坐在炉火前学习到睡着。你想如果他不努力学习，怎么可能成为总统？”

¹⁵

¹⁶

无疑，这里强尼的妈妈在通过历史来说明当下。她是如何将历史与当下联系起来呢？林肯学习的方式并不能构成某种普遍持久的求学经验，它并不能作为确立强尼当下义务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强尼的妈妈是以林肯为例子，从林肯的榜样中，强尼会认识到学习对他而言是何等重要。

叙事的次要方面

很多时候旧约作者通过各种例子来满足原初读者的需要，其中有些例子需要原读者去效仿，另外的例子则需要他们去防范。这种与当前的关联，有时只是相关叙事的次要方面。相关情节也许更多是在通过确立或影射来预示当前，然而与此同时，它也有可能提供例子。

比如，在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中被逐出的叙事中（创2:4-3:24），作者的主要意图是在确立作为上帝形象的人为何承受苦难虚空的历史背景，¹⁷人类始祖的背约使全体人类陷在罪与死中。摩西以这个叙事说明了人类苦难的肇始。

在这个总体意图下，亚当、夏娃对于读者而言仍可视为某种负面例子。原读者为什么在他们的时代要将上帝的命令牢记于心？为什么顺服律法如此重要？亚当、夏娃的例子即可作为一种回答。人类的始祖违背上帝的律法，结局就是这样可悲，而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摩西的原读者身上，因他们也违背了上帝的命令。¹⁸

列王记的作者记述玛拿西治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确立以色列民亡国被掳的历史根源（王下21:1-18）。玛拿西的罪使犹大亡国陷于不可挽回的境地。¹⁹如先知所言，“（上帝）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无不耳鸣”（王下21:12）。然而并非只有这一点使原读者备受警戒，事实上，玛拿西对于被掳的以色列民无疑是个负面例子，他们唯有远离玛拿西与异教联合，悖逆上帝的罪，才有可能归回应许之地。

叙事的主要方面

有时旧约作者主要是通过列举的方式来联系古今。比如，但以理书最初的几章中那几位年轻的以色列人都可以视为信心的榜样。他们完全行在义中，在巴比伦国尽职尽责地工作，但在服事以色列上帝的事上却没有作出任何妥协。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叙事（但3:1-30），成为了被掳以色列民效仿敬虔的典范。在死亡面前，他们信心的回应向那些在应许之地以外，服事上帝的人，示范了圣徒当有的敬虔。²⁰他们向主忠心的结果怎样？答案是，上帝祝福了他们，并使他的

17

18

19

20

名得了荣耀。这一点与原读者有着明显的关联：由此后者将知道面对异教崇拜的试探时，自己当怎样行；在外国强权之下，他们又该如何忠心服事以色列的上帝。但以理书的作者通过例举这三位年轻人，回答这样的问题。

他们尽忠的结果怎样呢？上帝赐福给他们，并且上帝的荣耀大为彰显，这一切都与原初读者关联密切，他们被诱惑去敬拜别神时该怎么做？他们在为异国政府效力的同时，该如何忠于以色列的上帝？但以理书的作者以这三位年轻人的故事回答了这些问题。

关于金牛犊的叙事（出32:1-33:6）也可以作为举例的典型。这个情节发生在上帝在西奈山赐下会幕敬拜的律法之后，同时又在各支派施行这些律法之前。摩西在这个时点插入这个叙事，以此显明上帝对以色列民亵渎敬拜之罪的忿怒与刑罚。对于摩西的原读者而言，这个叙事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如何再现了原读者的处境？摩西的叙事为原读者提供了例子，让他们看到那些无视敬拜律例的人，将遭遇怎样的结局。如果原读者背弃了合上帝心意的敬拜，必将如当年西奈山的情形一样，遭到上帝忿怒的刑罚。

旧约作者通过例举来预示的作法，也出现在大叙事，甚至整部叙事书卷中。历代志作者对大卫与所罗门正面化的描写为此后身处被掳时期的以色列民提供了典型的示范。²¹以斯帖的先例，也在提醒以色列民当如何去维护他们在应许之地以外同胞的利益。

纵观旧约，我们常能找到为原初读者举例的叙事。要确认这类关联，我们应问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叙事人物的成功或失败，是否出现在叙事的关键段落？第二，叙事人物的所行与原读者当下要作出的选择，是否存在某种联系？第三，如果原读者效法或防范叙事人物的所行，他们应期待怎样的结果？通过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将会在许多旧约叙事中发现这类例举功能。

影射

“历史总在自我重复”，这种说法曾在历史学界非常流行。然而当代很少再有西方人这样看待历史了，人们一般认为历史是直线发展的。然而我们仍看到当下发生的事件，有时会与历史上的事件存在惊人的相似。

旧约作者深知以色列的历史也是如此，曾经发生的事件与原读者所面对的处境，常常十分相似。因此他们会以叙事的方式，用过去影射当前。通过这一关联，原读者在读旧约叙事时，便会看到他们切身的处境，在历史中有着怎样的反映。

叙事的影射功能同确立和举例功能存在怎样的区别呢？最主要的区别还在于过去与当前的相似程度。旧约叙事确立了原读者时代惯行作法的历史根源，然而相互关联的相似之处并不是很

21

多；旧约叙事的举例让原读者发现了更多相似之处，然而这类关联仍非普遍；影射则不同，它建立在一系列历史与原读者处境高度相似的类比之上，影射功能中所记述的事件，均与原读者当下的处境极为相似。

即使影射功能是建立在这种过去与现实高度相似的基础之上，这种关联却不是旧约作者刻意编造出来的，他们对相关事件的报道是真实可信的。因此，相关类比也不可能在方方面面完全一致。这类预示的段落只是在关键层面上非常相似于原读者的处境，而非与后者完全一致。

叙事的次要层面

有的叙事其影射功能只是次要的，叙事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确立或例举之上。比如，上帝与亚伯兰立约的情节（创15:1-21），其主要层面就是在确立以色列民将得迦南美地为业的历史根源。²²摩西的原读者会因为上帝起誓应许亚伯兰的话，而期盼进入应许之地。然而在这个确立的功能之上，摩西还稍稍提到了一种与原读者经验相关的影射。在创世记15章1节中上帝如“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显现在亚伯兰眼前。摩西记录下这种如火如荼的视觉形象是为了让读者意识到，亚伯兰人生中的这一经历，一如他们当日所看到的。可见，在读到摩西的这个叙事时，以色列民无疑会联想到上帝在烟柱云柱中向他们的显现。²³因此，通过这样的叙事，摩西使其读者确认了如下事实：那位曾经应许亚伯兰要将其后裔从外邦带出来的上帝，正是当前这位向他们显现，并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上帝。

叙事的主要层面

影射功能也可以作为叙事的主要层面。比如历代志作者关于玛拿西治理的记述（代下33:1-20）便主要在影射原读者的经历。²⁴玛拿西大大犯罪得罪上帝，因而被掳至巴比伦。然而在巴比伦他却向上帝悔改，呼求帮助。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使他回到耶路撒冷。回归之后的玛拿西，恢复了合上帝心意的敬拜，并重建了耶路撒冷。

这一系列事件与被掳后以色列民的群体经验有着许多显著的相似。以色列民曾犯罪得罪了上帝，因而被掳至巴比伦，他们在外邦恳求上帝的怜悯，得以回到耶路撒冷，并且在当时正处于恢复敬拜，重建圣城的过程中。历代志的作者为什么会如此记述玛拿西呢？答案无疑在于激励原读者更加发奋悔改。他们的流亡被掳是出于上帝对罪的刑罚，而他们得以回归，则是出于上帝对他们悔改之后的施恩。如果连曾经那么邪恶的王玛拿西都能通过恢复敬拜与重建圣城，显明自己的悔改，被掳回归的以色列民岂不更能如此？

²²

²³

²⁴

虽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很多旧约叙事仍通过影射，将过去的世界与原读者当下世界的各种经验联系起来。以下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考察叙事中这类带有预示的事件：叙事中是否存在与原读者经验类似的要素？出现了哪些具有广泛联系的类比？叙事中的情景如何表明了原读者过往的经历与未来的责任？

如果我们能够看明旧约作者在叙事中对当下现实起源的确立，对正当行为与不当行为的举例，以及对原初读者处境的影射，我们便能在理解旧约叙事原初含义方面获得更深的洞见。

蕴涵

我认识几位高校教师，他们差不多都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多数学生不是单纯因为知识的缘故而学习。教授因而需要让学生看到他们的所学具有实际效用。学习科学、商业、人文学科，甚至专业技术的学生，都在力图明确自己所学专业的现实意义。

关切实际并不是一种新观念。旧约作者也有类似的关切。他们写作的目的不光只是让读者认识过往，而是要教导他们该如何面对当下。旧约叙事蕴涵了众多与原读者相关的内容。

旧约叙事的这种蕴涵具有许多形式。它们一样是极为复杂，相互关联的，然而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介绍三种主要的蕴涵：*告知性蕴涵*、*教导性蕴涵*与*情感性蕴涵*。对此我们要问：叙事对于原初读者的切身处境透露了怎样的信息？旧约叙事给予原初读者怎样的道德教导？旧约叙事在引导原读者审视现实的过程中，触发了他们怎样的情感？（见图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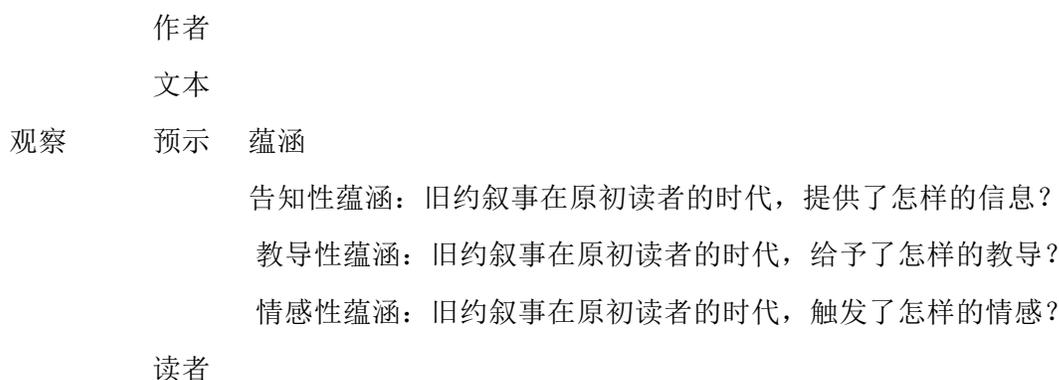


图49 蕴涵意义的三个方面

告知性蕴涵

关于这个世界，我们如果不具备正确的知识，忠心爱主便无从谈起。没有正确的信息，我们甚至无法作出正当的道德选择或情感反应。可见在很大程度上，无论作什么事，我们都首先需要弄清事实。

这一点对于旧约叙事的原读者而言也是同样成立的。他们要奋力活出敬虔，就必须具备关于这个世界可靠的知识。罪性与人的有限，曾经遮蔽了他们的心智，使他们对现实的认知充满了偏颇。因此他们需要对自身的处境有真切的认识，才能活出讨上帝喜悦的生命。为了实现这一点，旧约作者的叙事正如一副副显明真理的眼镜，借助它们，原初读者终于看明了人生真相。

我们可以通过环境、人与上帝三方面来考察旧约叙事的告知性蕴涵。无疑，不同的文本段落对这三方面的侧重也会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旧约叙事带给原初读者的，却是以上三方面关于现实的整全视角。

环境

旧约叙事让原读者对他们的处境获得了更深的认识。关于这一点，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例证。创世记的原读者中有许多人非常后悔当初自己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的决定。埃及的生活似乎远超摩西所带给他们的，然而亚伯兰出埃及的叙事却给了摩西的原读者一种关于处境恰当的视角。²⁵离开埃及绝非错误，与亚伯兰当年一样，以色列民出埃及也是出于上帝的祝福。

与之类似，创世记的原读者中，很多人都认为迦南诸城是坚不可摧的。他们选择听信那些传不利消息的探子，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征服应许之地（民13:26-33）。摩西关于巴别塔的叙事（创11:1-9）正为改变他们的这种观点。²⁶他让读者看到住在巴别的人如何想建一座“通天”巨塔（wr'sw bsmym）（创11:4），这正与当时以色列民所看到迦南诸城的高墙厚壁相似。在申命记1章28节中，摩西写道当年的探子称迦南地的城邑都“高得顶天”（wbswrt bsmym）。可见，摩西有意通过巴别塔的叙事让以色列民确信，上帝必将带领他们夺取那“高得顶天”之城。

我们不应认为，摩西在申命记中的教导与他所叙述巴别塔事件之间的联系，仅是一种巧合。当摩西的原初读者听到巴别塔的叙事时，他们有机会重新正视自己对迦南诸城的恐惧。那些声名远扬的上古之城，虽然看似通天、坚不可摧，然而上帝却有大大能征服它们，驱逐其中的居民。²⁷

人类

旧约作者也会通过叙事让原读者了解有关人的信息。他们一方面会观察记录过去的人物，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在叙事中通过蕴涵的手法，让原读者认识自我，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其他人。

²⁵

²⁶

²⁷

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大卫与米甲的叙事并非只为了让原读者知道扫罗女儿的经历。它更是蕴涵了扫罗家在原读者时代的情形：米甲没有子嗣，扫罗家因此无份于王权。

关于亚伯拉罕与罗得、以撒与以实玛利、雅各与以扫的叙事都提到了与人物相关的事实，与此同时，它们也都提到了摩西原读者时期周围族群的信息。罗得是摩押人和亚扪人的先祖（创 19:36-38），以实玛利是阿拉伯各族的先祖（创 25:12-18），以扫是东人的先祖（创 36:9-43）。由此，摩西的原读者在读到这些叙事时，他们不仅了解到了他们的先祖与周围族群先祖历史上的联系，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在当下当如何去面对周围的列族。

上帝

旧约作者还让原读者在自己身处的时代获得了有关上帝的知识。旧约作者记录了许多关于上帝的事实，这些事实让原读者明白上帝在他们的时代会有怎样的作为。

举例而言，之前我们已多次讨论过上帝赐予亚伯拉罕的应许，与创世记的原读者有着怎样的联系。上帝对亚伯拉罕后裔、土地、眷顾与祝福的应许（创12:1-3），都显明在摩西时代上帝将如何对待以色列民，同样，上帝对大卫的应许（撒下7:1-17）对于撒母耳记的原读者而言，也具有类似的蕴涵。信实的上帝必将成全他盟约的应许。

旧约叙事中上帝对于不同事件的态度和作为，在原读者的时代都有其蕴涵。上帝在过去所彰显的怜悯，正向原读者表明上帝在当下对他们的怜悯。耶罗波安时代，耶路撒冷的转危为安（代下12:1-12），让历代志的原读者意识到上帝仍然愿意帮助被掳之后的以色列民得胜他们的仇敌。²⁸上帝对亚当夏娃的咒诅（创3:16-19）也让原读者认识到了上帝对他们罪行的忿怒。上帝对乌撒的审判（撒下6:6-7）让撒母耳记的读者看明在敬拜上帝的事上，万不可轻忽上帝的命令。这些事件从不同的方面显明了上帝的本性，进而塑造着原读者的人生观。他们将因此期盼上帝能像往日一样施展他的大能。

教导性蕴涵

之前我们讨论过旧约叙事常会关注历史事件的道德层面，因而很自然它们会向原读者传递各种关于明辨是非的教导性蕴涵。旧约作者力图帮助读者认识自己当如何生活，即他们有着怎样的道德责任，以及他们当活出怎样的生命。

28

有一点我们应当明确，即旧约叙事的教导性蕴涵背后具有道德标准，因而保证原读者不至误解蕴涵的意义。对于绝大多数旧约叙事而言，我们都可以通过摩西律法，以及摩西时代与相关叙事最终成书的时期之间，上帝进一步的启示，来确认叙事的教导性蕴涵。²⁹

常常旧约叙事的教导性蕴涵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告知性蕴涵及情感蕴涵，存在密切关联。与之前一样，我们可以通过处境、人与上帝这三个层面，来对其进行考察。

处境

旧约叙事常教导原读者以正确的方式应对他们的处境。正如旧约叙事能够让原读者认识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旧约叙事也能让他们意识到在各种处境中，自己当尽的义务。举例而言，历代志作者关于亚撒治理的叙事，便可以作为教导原读者应对军事威胁的典范（代下14:2-16:14）。³⁰亚撒在战事中信靠上帝，便取得了胜利，然而当他以圣殿的财宝向便哈达求助时，却遭遇了损失惨重（16:1-9）。通过这样的记述，历代志作者让那些与他同时代，即那些后被掳时期的读者明白，该如何应对他们当下的军事威胁。叙事让他们意识到当仰望上帝，而非仰望与外邦的军事联盟。

³¹旧约的所有叙事书卷都在教导不同时代的原读者，以合上帝心意的方式应对现实的处境。

人类

旧约叙事的教导性蕴涵也会触及原读者与他人关系的层面。这类叙事让原读者明白当如何去面对人际关系。举例而言，民数记中摩西确定继承地业的以色列女性当如何婚配（民36:1-13），这一叙事实际协调着身处应许之地以色列民的人际关系。³²承受地业的女性只能与同支派的人通婚。

与之类似，约瑟与其弟兄的几段叙事也有很多教导性蕴涵，它们旨在让创世记的原读者明白以色列的各支派之间不应有敌意和嫉妒。

上帝

旧约作者在写作叙事时也有意教导读者明白他们对上帝当尽的本分。这类蕴涵的例子非常多。大卫对米甲说，“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撒下6:21），见此，原读者会非常了然作者的言下之意：他们也当在敬拜中全心称颂上帝。亚伯拉罕以信心回应了上帝让他献以撒的命令（创22:1-19），这里无疑也蕴涵着旧约作者的教导，即原读者也当在充满试炼的处境中，以信心顺服上帝。

29

30

31

32

情感性蕴涵

旧约作者所关注的并非只限于告知或教导原读者，他们还期望原读者在情感上能对自身的时代有恰当的反应。喜乐、悲伤、恐惧、确信，以及所有的人类情感，都会在旧约作者的叙事中被触及。在考察旧约作者的叙事意图时，我们必须关注叙事的情感蕴涵。

在此我们需要谨慎分辨叙事有关情感的记录与其情感蕴涵之间的差异。旧约作者常会记述历史事件的情感层面，原读者由此会对这些事件产生情感层面的反应。所记录的事件会激起原读者或好或差，或喜乐或悲伤的情感。这类关于叙事情感层面的考察，将再现旧约作者相关层面的意图。然而在这里，旧约作者期望中原读者对于*自身时代处境*的情感反应，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原读者对于自身的处境有着怎样的感受？是激昂、灰心、恐惧，还是坚定？我们将同样通过处境、人与上帝三方面来对此进行考察。

处境

首先我们应再次确认旧约叙事的原读者有着各自不同的处境。他们当中有些人面对当下倍感振奋，有些人则恐惧慌乱。有的原读者所面对的处境让他们大有信心，有些原读者的处境却让人怀疑困惑。

举例而言，我们之前看到列王记的作者以各种方式告诉其读者，南北国以色列民的亡国被掳是该当的。³³然而我们要问列王记作者对这一主题从始至终的关注，难道只是为了向其原读者传达这一信息？抑或只是为了让他们明确顺服上帝的本分？事实上，列王记的作者同样关注着原读者对于被掳之民经历的情感反应。当原读者一段又一段地读到先祖亡国被掳的历史事件时，他们内心必然会因自己当前的处境向上帝生出真诚的悔罪与谦卑。

当民数记的原读者读到探子极其恐惧应许之地的叙事时，又会对自己当前的处境有怎样的情感反应（民13:31-33）（即这一叙事有着怎样的情感蕴涵）？显然这一叙事旨在让那些心存恐惧的原读者重振信心，同时也让那些决意进入迦南的以色列民（即原读者）坚定信念。

人类

旧约叙事也蕴涵了许多引导原读者认识人类情感的信息。这些原读者无疑需要去面对自己的同胞与周围的国家。因此许多叙事都在教导他们与他人相处，当有怎样的情感反应。

33

这方面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即我们该如何理解所罗门无情铲除宫廷政敌的叙事（王上2:13-46）。原读者在他们的时代对于宣称具有王权的所罗门后裔，当怀怎样的态度？如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列王记的作者深信所罗门行动是正义的。³⁴因此处于被掳境地的原读者，也会对所罗门的后裔充满期待，深信他们有朝一日将带领选民重回应许之地。

约拿记的最后一章也可以作为旧约叙事情感蕴涵的显著例证（拿4:1-11）。给约拿遮阴的蓖麻枯萎了，面对这一切约拿对上帝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拿4:9）。上帝回复道，“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拿4:11）通过记述上帝这样的责备，约拿书的作者让原读者意识到，他们也当同情那些外邦中不认识上帝的人。约拿的心硬绝对是不可取的，而那些盼望看到外邦人悔改归信的人，才是上帝喜悦的。

上帝

旧约叙事还蕴涵着让读者体会上帝情感的内容。针对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旧约的读者对于上帝都会产生不同的态度。旧约读者通常都会关注激发读者敬畏、顺服上帝的情感，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叙事也会强调不同处境中人对上帝的那些特别的情感回应。

在亲眼见到上帝击杀乌撒后，大卫感叹道，“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撒下6:9），叙事在此处的蕴含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在敬拜中轻忽上帝圣洁的人，理当对上帝的忿怒恐惧战兢。同一个叙事之后又记述了约柜最终以合乎上帝心意的方式，在众民的欢呼喜悦中，平安进入圣城，这也提醒读者看到敬拜上帝的人当靠着他的恩典，大有喜乐地赞美上帝。

与之类似，当摩西的原读者读到诺亚时代的洪水之灾，虽然时隔久远，他们心中仍会对上帝审判罪人的作为充满恐惧。与此同时，叙事又让他们看到上帝让诺亚确信他的应许，“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穡，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创8:22）。这样的记述必然会让摩西的原读者感到喜乐，因为从中他们看到自己人生的稳妥是出于上帝奇妙的恩典。

结论

在这一章中，我们通过观察、预示与蕴涵三方面，考察了旧约叙事作者的写作意图。在旧约叙事中这三方面内容虽然有着复杂的关联，但如果我们能够看明旧约作者叙事的这些内涵，我们就能更深把握住旧约叙事的原初含义。

³⁴

复习问题

1. 区分旧约作者在叙事中的观察，预示与蕴涵。
2. 旧约作者在叙事中所作的观察可以分为哪三种？
3. 旧约作者会通过三方面向读者进行预示，这三方面分别是什么？
4. 旧约作者期望原读者从他们的叙事中，发现哪三种蕴涵？

应用练习

1. 研读创12:1-9，指出它的五步戏剧流。
2. 仔细观察创 12:1-9 的每一步叙事，写下摩西在当中对事实、道德与情感方面的观察记录。
3. 再读创 12:1-9 的每一步叙事，找出当中摩西对原读者所作的各种预示，即确立、例举与影射的预示（提示：正如亚伯拉罕蒙召进入应许之地，摩西也要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
4. 基于对上述经文的研读，找出当中那些对于原读者而言极为显著的告知性、教导性与情感性蕴涵（提示：思想原读者读到这段叙事时内心的情感挣扎）。